



警方正在和男子沟通,谈判专家出场9个小时后,终于救下男子
快报记者 顾炜 摄

男子一早爬上候车大楼

中央门汽车站靠近建宁路一侧的候车大楼约有20米高,楼下是一段人行道。昨天早上近7点,路过的行人发现,候车大楼顶楼东北角上,坐着一个身着白色短袖衬衫、深色长裤的中年男子,右腿悬在空中。

有热心市民报了警。几分钟后,中央门立交桥派出所民警赶

到,在人行道上拉起了警戒线,禁止行人经过。在建宁路一侧候车室的大门也关闭了。民警爬到顶楼,在距男子三四米的地方展开劝说,男子把头扭过去,边挥舞手臂边激动地说话。

消防车开进建宁路,靠近候车大楼时才发现,人行道高出慢车道一米多,车子无法紧贴楼体让云梯升上去。一位目击者说,男子发现消防车赶来,情绪更加

昨天早上,中央门长途汽车站建宁路一侧的候车大楼顶楼,一名40多岁的男子端坐在边上,一条腿悬空,引来很多人围观。警方和消防赶来营救,却被男子拒绝。后来,谈判专家到了,经过9个多小时的艰苦谈判,昨天傍晚6点多,男子才从顶楼下来。

据了解,男子今年2月在连云港与“东渡高速客运”公司发生车祸纠纷,昨天是来宁寻求解决。

中央门汽车站候车大楼 楼顶11个小时

激动,高声嚷嚷,“说如果消防车上来救他,他就跳下去。”消防只好停下作业。由于人行道过于狭窄,放不下救生气垫,消防员无奈,只能在地面和几位民警一起守着。

上午9点左右,消防车驶离现场,南京市公安局的谈判专家紧急赶到,直奔顶楼。

他为什么要走极端?

谈判专家、两位民警和几位工作人员来到顶楼,站在男子几米开外的地方,试图和他沟通。男子低头不语,身边放着一个黑色公文包。

据了解,男子姓黄,山东即墨人,开了一家小公司从事运输行业。今年2月份,他驾驶着货车在连云港高速上,被一辆“东渡客运”的大客车追尾。事故发生后,事故责任认定黄某需要负次要责任,由于黄某的车辆没有商业险,出于理赔的需要,东渡高速客运申请对其车辆进行财产保全。黄某的车子被扣在了当地交警大队。

根据黄某上楼前留下的一份遗书所称,他认为交警对此次交通事故处理不公,导致他损失100余万元。“我来南京几次,想向(东渡客运)公司的领导要个说法,但至今没人出面……最终我无路可走,也无法面对我的人生……”

9小时谈判终于救下人

中午,谈判专家和他沟通了

3小时后,黄某依旧坐在楼顶。其间,民警几次给他递来饮料、矿泉水都被拒绝。“民警还给他订了盒饭送过去,他也摆手不要,一口水都没喝。谈判专家说几句,他回应一句。”一位现场的目击者称。

几个小时耗下来,滴水未进的黄某已经体力不支,他从包里掏出的一包牛奶也一直没喝。谈判专家询问:“你有什么具体的要求,尽管提出来,我们来帮你协调。”几次反复沟通,黄某终于打开了话匣子,诉说创业之路的辛酸,为了开这家小公司,自己借了高利贷,好不容易公司有了起色没想到碰上车祸。车辆扣在交警队,让他损失惨重,多次找当地警方、找东渡高速客运公司都没有结果。

与此同时,东渡高速客运公司也紧急开会,商讨解决方案。直到昨天傍晚近6点,经过多方努力沟通,东渡高速客运公司决定给黄某5万元,并拟了个协议,由警方写在小纸条上递给他。

“当时黄某的状态还是很危险,顶楼上只留下一个谈判专家和一个民警。谈判专家传递了这个消息后,黄某才放松下来,专家趁机靠近他,把纸条给他。”目击者称,傍晚6点10分左右,看完纸条,黄某立即从顶楼边上下来了,当时,他已经神色恍惚,体力不支,还是民警搀扶着下了楼,带回了派出所。

(蒋先生线索费100元)
快报记者 李彦

少了哪一位 我的手机都找不回来了

张女士通过快报感谢三位驾驶员

拿回自己的手机,张女士连说要感谢三位驾驶员,“少了哪一位,这电话都找不回来了。”

昨天上午8点,家住西善桥附近的张女士坐上186路公交车,20分钟后在小青路西站下车,发现手机不见了。

“我想应该是落公交车上了。”而此时,186路公交车已经开走,心急的张女士追着车跑了一站路,也没追上。等了七八分钟后,才打到一辆出租车。“师傅,追前面的186路公交车。”张女士一上车就跟司机说了丢手机的事,但因为时间过去太久,186路公交车已经不见踪迹。

“我要感谢的第一位司机师傅就是那位出租车司机,他一路

上一直帮我打听186的路线,直到底站万达广场。”张女士说,当他们赶到终点河西万达广场后,那辆186路车已经返程。在的哥提醒下,张女士借用他的手机拨了自己的手机号码,“拨通了,但是一直没有人接。”于是,她一边打电话,一边继续追赶公交车,终于在奥体中心附近发现了两辆186路公交车。

“师傅,你认不认识一位穿黑色T恤衫的同事?”张女士问其中一位公交司机。“认识啊,我们这边只有一位穿黑色T恤的同事,他叫胡伟。”听到这句话,张女士觉得找回手机有希望了。

了解到事情的来龙去脉后,公交司机高师傅拨通了胡伟的

电话。“当时我正好停在西善桥站,接到同事电话,说有人把手机丢在我车上了,跟我说了手机大致的样子。”接到电话后,胡伟回头看了看,发现车上只有一名男乘客,而且手里的电话一直响个不停,却不接听,胡伟随手就把公交车前后门关上了。“我问他为什么一直不接电话,他说了句‘不想接’。”

胡伟发现,男乘客手里拿着的是一个玫红色手机,和同事描述的手机颜色一致。“手机响了这么长时间却没接,我问他的时候他也低着头,不怎么说话。”胡伟猜,张女士的手机很可能就在这个乘客手里。他严厉地对男

乘客说:“同志,你能不能当面接下电话?如果不接或者不能说出这手机的来历的话,我就报警了。”男乘客一听,灰溜溜地交出手机就下了车,随后胡伟将手机交到了公交公司。

“真得谢谢这三位司机师傅,不管少了哪一环节都可能找不回来手机了,可惜当时我还真不知道他们的名字。”张女士遗憾地说。

而帮助找回手机的186路公交司机胡伟却说:“这是我职责范围内的事情,没什么,只希望乘客上车后管好随身物品,尽量减少此类事情的发生。”

(任先生线索费70元)
见习记者 刘伟伟

掐死富家女友 理发师一审获死刑

后续报道 理发师掐死19岁富家女友

家境优越的19岁女孩对27岁的理发师一见钟情,两人迅速谈起了恋爱。可这位男友不光隐瞒了婚史,还将女孩掐死。之后,他向女友父母敲诈勒索80万元巨款(详见现代快报8月4日封9版报道)。

日前,理发师陶显贵一审被判死刑,并向死者家属赔偿相

关费用47万余元。

27岁的理发师陶显贵一次帮人剪发时,认识了在英国留学的南京女孩娟娟(化名),两人很快发展成恋人关系。在相处的时间内,娟娟几次将自己节省的生活费寄给陶显贵,但陶显贵却将这笔钱用在了吃喝玩乐上。2010年12月20日,娟娟趁着圣诞节放假回国探亲,与陶显贵见面。当天下午,在陶显贵暂住的江宁区东山街道某社区出租屋

内,双方因为前途问题谈不拢,陶显贵扼住了娟娟的脖子……

当晚,陶显贵谎称娟娟被绑架,先后发短信、打电话,向娟娟父母勒索80万元,后协商降为40万元。第二天凌晨,陶显贵在一旅馆被抓。

南京中院审理认为,陶显贵明知长时间扼人颈部会致人死亡,仍扼住娟娟颈部数分钟,致其死亡,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;陶显贵以非法占有为目的,

虚构娟娟被绑架的事实,强行索要被害人亲属财物,数额巨大,其行为已构成敲诈勒索罪。

据此,法院作出一审判决:陶显贵犯故意杀人罪,判处死刑,剥夺政治权利终身,犯敲诈勒索罪,判处有期徒刑六年,决定执行死刑,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此外,陶显贵还需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娟娟的父母各项费用共计47万余元。

快报记者 田雪亭

百货市场疯狂要名片 回到宾馆疯狂打电话

吴老板在银桥市场做干货买卖。去年12月,他接到一单大生意,客户订购了1万多元核桃、开心果等干货。客户只有一个要求:货到付钱,他会让物流公司的人把钱带回来。吴老板立马配货,联系物流公司发货,就等收钱了。可是第二天,吴老板发现,客户和物流公司都联系不到了。

实际上,物流公司和客户是一伙的。这伙人用同样的方式骗了15万余元。日前,他们被移送建邺检方审查起诉。

43岁的陈志宁老家在河南农村,去年12月,他接到一个亲戚的电话,找他到南京的物流公司运货。所谓“运货”,就是骗走卖家的货物,然后变卖。陈志宁又喊了吴梅、杨强等亲戚一起来到南京。商量好计划后,一伙人来到银桥市场、润泰市场等地,向商户们索要名片,回到宾馆后,便一一给这些老板打电话,假装要批发货物。

“孙老板么?我们想要一批木耳、香菇等,送到宿迁。”杨强给润泰市场的一位干货店老板打电话,说要紧急订购干货应付春节。生意主动找上门,孙老板当然很高兴。双方讨价还价半天,最终成交,杨强购买10箱干货,共计1.2万元。“我们常跟一家物流公司联系,信誉也比较好,可以找他们帮忙运货。”杨强对孙老板说,还把物流公司电话告诉了对方,说货款让物流公司的人带回南京。孙老板没多想,联系了“物流公司”。而假称是物流公司工作人员的陈志宁,也打包票会把货款带回来。可当陈志宁带着司机拉走货物后,孙老板再也联系不到货主和物流公司了。

接下来几天里,陈志宁等人又得手几次,骗来的货品被运到河南老家,然后被瓜分,转卖。其中,陈志宁参与诈骗7万多元,杨强和吴梅分别诈骗2万、6万余元。直到今年3月,陈志宁等三人被警方抓获,而其他嫌疑人仍在逃。(文中人物系化名)

通讯员 建检 快报记者 张瑜

正想给工人发工资 取款机上捡到银行卡

今年1月13日晚上,大学生小徐到学校附近一台自动取款机上取完钱,忘了拔出银行卡。直到第二天晚上,小徐才发现银行卡不见了,打电话一查卡上余额,已经被取走1万元。

白下公安分局调取银行的监控录像,发现小徐取完款后,有三个男子挤到取款机前,几分钟后匆匆离去。民警截取了三人的体貌特征,展开调查,很快抓获嫌疑人。

三人都是外地人,其中,张青松是个小工头,仁东月和李小朋都是他手下的工人。1月13日晚,张青松带着两人一同去取钱,发现了大学生小徐落下的那张银行卡,屏幕显示还在操作程序内。这种情况以前从没出现过,张青松有点紧张,问仁东月怎么办。仁东月说,先查看那卡上有多少钱再说。一查,卡上有1万多元。

这钱能取吗?张青松找了仁东月和李小朋跟他干活,谈好每天的工钱是120元,但他还没给他们发过工资。眼看着就要过年,这笔横财正好可以给仁东月和李小朋发工资。

张青松毫不迟疑地开始取款,连续操作4次,取出1万元。李小朋有些怕,叫张青松不要再取了,给别人留一点。张青松也就没再取钱。

拿着这1万元,三人立即离开。张青松先去超市买了一条香烟,又带着仁东月和李小朋一起下澡堂泡澡。出了澡堂,他分别给仁东月和李小朋发了2500元作为工资,又给了两人6包烟,然后扔掉银行卡。

贪念没控制住,后果很严重。近日,白下区检察院以“冒用他人信用卡诈骗罪”构成信用卡诈骗罪,对张青松等提起公诉。(文中人物系化名)

通讯员 阿陈 张珊珊
快报记者 陶维洲